怀孕七月，老公逼我在青梅生日宴上转十斤呼啦圈

怀孕七月后，老公逼我在青梅生日宴上转呼啦圈表演。

我哀求不要，他却冷声嘲讽。

“你嘴馋吃胖了,装什么怀孕？”

“能逗笑安然，是你的福气，如果你还矫情，我立刻撤走你弟弟的救命钱！”

我别无选择，笨拙地转起来十斤重的呼啦圈。

猛烈的器械击打下，我疼得全身湿透，支撑不住晕倒在地，连胎儿也从下体脱出。

青梅笑得出了眼泪。

“怎么连排泄都控制不住了？”

“自己拉的自己吃掉哦！”

直到孩子濒死的最后一声啼哭，顿时惊得全场沉寂。

老公慌张查看地上的猩红血球，眼圈红了。

“这......怎么可能？”

1.

陆承烬出差七月回家，我拿着产检报告想给他惊喜。

可他在玄关脱下鞋子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厌恶地盯着我的肚子看。

“别碰我。”

“先去厨房做菜，今晚安然生日宴要在家里办。”

我面色有些尴尬，还是递给了他产检报告。

“承烬，你别介意，我是怀了。”

“七个月前，你走的那晚要了十几次，这才留下种的，我本来想等你回来再说这个惊喜。”

“大着肚子下厨有点不方便，不如让王妈过来.....”

没等我解释完。

陆承烬不耐烦地打断了我，扯松开灰色的领带。

“装上了？”

“我记得你之前还挺勤快，还没当上正牌陆夫人就这么懒，连个饭都不想做？”

“我和安然七个月没见了，想喝点红酒叙叙旧，从仓库里挑瓶好的拿过来。”

我委屈地垂下头。

七个月不见，他第一个想到的人还是许安然。

还以为临行那晚他与我抵死缠绵，疯了一般地交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我了。

或许我本就不该奢望这些。

我父母双亡，靠着健身直播收入，给渐冻症的弟弟续命。

后来陆承烬被催婚，略微出手刷了99个嘉年华，加上了我的微信。

他直言，如果三年内我能有孩子，就让我转正成为名正言顺的陆夫人，不愁养活我弟弟。

这三年，陆承烬对我很大方，给我买了满墙的包包和十三辆几百万的bba跑车。

可偏爱只给了许安然，我什么都不算。

见我失魂魄落僵在原地。

陆承烬揉了揉我的头，像是施舍地说道。

“别闹了。”

“你下厨运动一下，也是对身体好。”

“我给你带了治疗你弟弟的进口特效药，说不定马上就能好转。”

“如果你再用怀孕当幌子骗我，别怪我丢掉药不给你。”

我的体质特殊，并不是很显怀。

没有医生的认证，他一时半会是不会相信了。

于是我勉强地点了两下头，蹒跚着步子从仓库取酒。

走到门口，却听见客厅里传来几声娇喘。

一时心惊，酒瓶都差点打碎。

2.

客厅传来陆承烬低沉磁性的声音。

“安然，我好想你。”

“那个便宜货想转正想疯了，撒谎说自己有宝宝了，要是真有了，我会去母留子，娶你进门。”

安然讽刺地娇笑一声。

“阿烬，你真好。”

“可万一她不同意，非要赖着你怎么办？”

她的手轻轻撩拨着男人的喉结。

陆承烬眼眸里都是难耐的柔情，攻势凶猛地朝着安然吻去。

又一阵喘息，好一会儿才肯收住。

“我骗她说有渐冻症的特效药。”

“为了那个萎缩恶心的怪物弟弟，就算让她去死，她都心甘情愿。”

“不过她身材不错，玩的时候也干净舒服，我知道你喜欢柏拉图，又是丁克，上床和生孩子我都不会为难你。”

瞬间，我的心脏被狠狠攥紧，几近窒息。

蔓延的绞痛刺得我全身发麻。

三年前，陆承烬和我发誓，不会碰别的女人。

人人都羡慕我命好，堂堂太子爷竟然为我收心。

我也傻傻地以为自己被爱了，在病床前和弟弟笑着说，“放心吧，你姐夫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很好。”

可他和别人一样，羞辱着我和弟弟，把刀往我的心口扎。

正出神，酒杯不小心撞到了墙壁上。

陆承烬利落地从许安然的胸前抽身，背挺直在沙发上。

“昭宁，你回来了？”

我强压心酸。

装作没事人一样地走进客厅，放下红酒。

许安然捻着红酒，嘲弄地笑了一声。

“昭宁姐，这酒怎么有股酸味啊？”

“是不是和醋放在一起了？窜味了真难闻！”

见我没有别的异样。

陆承烬咳嗽了两声，眉头拧了起来。

“安然和你说话呢，哑巴了？”

我张了张嘴。

突如其来的屈辱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

许安然双手环胸，玩味地打量着我。

“昭宁姐，我干不了下等人的粗活，麻烦你替我做晚宴了。”

“记得切两三碗的小米辣当蘸料。”

我死咬着下唇，抬起头向陆承烬望去。

“抱歉，做不了。”

“陆总说过，我过敏，家里不能出现一点辣椒。”

前年，陆家资金短缺，差点破产。

是我以秘书的身份，四处奔波招商，陪着陆承烬参加了一次次酒局应酬。

酒局上，什么都要喝，什么都不能忌口。

我辣椒过敏，却因为投资方喜欢吃辣，硬生生吞了一整碗的辣椒助兴。

被送去ICU的时候，陆承烬守在门外，闷了一根又一根的烟，不眠不休地等我醒来。

后来家产恢复，他就再也不许家中有辣椒出现。

就连设计图有辣椒元素，都会被他立刻否决，“让昭宁受罪的的东西，别想再出现她眼前。”

可现在，陆承烬脸色阴鸷地看向我。

“你真把自己当陆夫人了？”

“安然喜欢吃辣，你就这么矫情，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吗？”

“其他兄弟就要过来了，我只给你两个小时做饭，否则你就拿着300万滚出陆家！”

300万，是3年青春，3次过劳濒死抢救换来的。

拿得问心无愧。

我的指甲狠狠地嵌进了掌心，疼得让我不得不清醒。

“好，我做。”

“给我300万，你也要说到做到。”

3.

别墅陆陆续续进了很多人。

他们互相认识，大多都是陆承烬和许安然中学时的好友。

最擅长孤立和取笑我，和初中时逼着我和弟弟学狗叫的人一模一样。

我在厨房吃力地切着菜。

笨重的肚子不停地磕碰着冰冷的瓷砖灶台，胎动剧烈，抑制不住地生疼。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疼得面色惨白，手也被辣椒浸得红肿溃烂。

端上最后一盘菜。

我饥肠辘辘，环顾桌上满满当当的席位，刚好还剩一个。

刚想休息一会坐下，许安然就刻意地放下了LV的最新款鳄鱼皮包。

“昭宁姐，没位置了。”

“承烬特意给我带回来的正品LV包，得放在这里，让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心被猛地一刺。

“正品”给了她，陆承烬给我买的其实是高仿A货。

众人的视线纷纷往挂满包包的墙壁看去，随即爆发出一阵讪笑。

就连陆承烬都是嫌弃的眼神。

满墙的盗版，我竟然从未发觉过，甚至细心挂起来，连出门都舍不得背。

我满脸通红。

剧烈的情绪变化导致胎动得更加异常。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我只能捂着肚子，装作镇定地夹菜吃饭。

许安然“啪”地放下筷子，眼眸一转，冲我说道。

“昭宁姐，先别吃啊。”

“今天我生日，想请你再助助兴！”

“你之前是做健身直播的，可不可以表演点才艺给我们看看？”

我体力不支，双腿已经发软了。

正当我求助似的望向陆承烬时，他冷冷地开口命令道。

“把碗放下。”

“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这么嘴馋？”

旁边的顾山也插科打诨起来。

“啧啧，一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

“昭宁姐，你这肚子赘肉也太多了吧？要不你就转个呼啦圈，给我们展示展示？”

我摇摇头。

“我有身孕，不能转。”

许安然装作无奈地眯着眼看我的肚子。

“昭宁姐，你肚子看起来也没多大，怎么可能怀了？”

顾山也说道。

“哦，忘了你是主播，得要刷钱才能表演对吧？”

陆承烬从中古钱包里掏出了三十几张百元美金，狠狠地砸向我的脸。

“都说了别给我装！”

“转个呼啦圈而已，会要你的命吗？”

见我还不动。

陆承烬扯了扯嘴角，额头上的青筋跳动，拿出储蓄一千万的黑卡扔向我。

“这回钱够了吧？”

“你就是个供人玩的臭主播，摆什么谱？”

“要是你敢惹安然不高兴，我立刻通知医院断掉资金，把你弟弟的氧气管拔了！”

最爱的人当然知道往哪里打最疼。

我攥紧了拳头。

眼眶红了，泪不停地打转。

“好。”

“只是陆承烬，你别后悔。”

4.

“后悔？”

“你算什么东西，能和安然比？”

陆承烬眸色冰冷。

顾山替许安然抱不平，鄙夷地嘲弄道。

“这下都不用张开双腿挣钱了，有什么好委屈的啊？”

“你们主播不就是供人玩的东西吗？”

羞辱声再大，陆承烬都装作听不见了。

我颤抖着手，拿起呼啦圈的时候。

心也在滴着血。

三年前，有个大哥刷了嘉年华，约我出来说可以资助我弟弟。

我敬酒喝得烂醉，差点就被他带回酒店猥亵。

是陆承烬开着100码的保时捷，撞车把我捞回来。

他替我披上西装，温柔地说，“以后没必要赚那些讨好老男人的钱了，我不会让你再陪笑。”

让我放下道具，重拾尊严的人是陆承烬。

逼我拿回道具，再次失去尊严的人，也是陆承烬。

所以，还念吗？

不念了。

顾山不满地用叉子敲打红酒杯。

“主播姐，快点转吧！”

“你上赶着开直播，赚那点脏钱的时候，可没这么委屈啊！”

我双手抓住冰凉的金属圈，十斤重量压得指节发白。

妊娠七月的腹部像灌满水的气球，轻轻晃动都会牵扯耻骨剧痛。

开始转动……金属圈撞上腹部的瞬间，皮肤顿时撕裂开来。

我吃痛瘫倒。

“好疼……”

陆承烬眉头一松。

他半个身子探上前，似乎想查看我的情况。

“苏昭宁？”

可许安然扯住了他的袖子，撒娇道。

“阿烬，这是节目效果！”

“主播不都喜欢用这套卖惨，怎么可能转个呼啦圈就疼成这样？”

十秒后，陆承烬点点头。

他声音依旧冰冷，淡淡地说道，“继续啊。”

“转一圈，给你一百万，行不行？”

“只要你赚十圈，你弟弟就能出国接受更好的治疗了，连送终的钱都不缺了！”

听见这话，我艰难起身，重新抬起了呼啦圈。

一圈，两圈，三圈……

疼，要命的疼。

疼到第十圈，我已经麻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控制我的身体了。

只听见“呲”的一声。

羊水破裂，温热液体顺着大腿往下淌。

我能感受胎儿在剧痛中猛地下坠，宫颈像被铁钳撕开。

“嘭”！

血水在地毯上晕开，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腿间滑出，连着脐带摔在地上。

我疼晕过去，只剩最后一丝游离的意识。

许安然失声惊叫道。

“这……这是拉肚子了？”

“真恶心！”

“阿烬，我的生日宴都被毁了！”

陆承烬脸色难看至极。

他走上前，用皮鞋踢了踢我的肩膀，试图把我晃醒。

“自己拉的就自己吃掉！”

“否则，我要你弟弟立刻就去死！”

泪大滴大滴得淌在地上。

我颤抖着手，去抚摸那团模糊的血肉。

“妈妈对不起你……”

陆承烬彻底恼了。

他扯下一张餐厅布，包裹起胎儿，用力地往我嘴里塞。

“你根本就没怀孕，在发什么疯？”

“我让你吃掉！”

下一秒，那团肉突然抽搐了一下，发出了疼痛的哭声。

陆承烬瞳孔猛地一缩。

（卡点付费）

5

“承烬！这就是个会叫的硅胶玩具！绝对不可能是孩子！”

“那些主播不都是这样，会买的那些整蛊道具？”

许安然捏着鼻子退到墙角。

顾山连忙附和。

“就是啊！”

“她这种主播我见多了，什么花活都能整出来。“

“烬哥，这东西怪恶心的，赶紧扔到垃圾桶，别再看了！”

掌心中的胎儿没了力气，动弹不了。

陆承烬疑惑地锁着眉。

他再次将孩子重重地摔在地上。

“苏昭宁，给我解释清楚！”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还敢骗我，我现在就把你弟弟从重症病房扔出去！”

我蜷缩在血泊里，没力气辩解了。

陆承烬脸色愈发阴沉。

“不说是吧？”

“好，那我就立刻扔到楼下，放火烧了！”

胎儿再次被捡起。

眼见就要从三楼的窗台，扔到楼下。

胎膜突然爆开，青紫色的小手突然抓住他拇指，五个指甲盖比米粒还小，但清晰可见。

突如其来的触摸，惊得陆承烬踉跄着退后几步。

几秒后，他扯下窗帘裹住奄奄一息的胎儿，暴喝道。

“备车！”

“把全市急救专家都叫来中心医院！”

“如果他们保不活我的孩子，我要他们所有人一起陪葬！”

许安然妆容精致的脸瞬间扭曲。

“阿烬，这种硅胶玩具很高端，就是以假乱真！”

“你真信这个贱人？”

“滚开！”

陆承烬一脚踹翻茶几，横抱着我和孩子冲进车库。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迈巴赫直奔100码，撞飞三个垃圾桶冲上主路。

血液已经浸湿了整个副驾。

我脸色和死人没区别。

后视镜里，陆承烬额角青筋暴起，方向盘被他攥得咯吱响。

“苏昭宁你敢睡着试试！”

“你死了，你弟弟还怎么活下去？”

“没有你的话，我怎么办？”

他不是讨厌我吗？

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呢。

猜不透他的心了，我好累好累，早就撑不住了。

6.

中心医院急救室。

冷冽的手术灯打在床头上，刺得我一阵眩晕。

门外还能听见熟悉的来回踱步声，以及掐掉烟头的轻微响动。

“陆总，苏小姐的孩子才七个月，属于早产。”

“检查到有重物击打的伤痕，未成形的头骨和肋骨多处断裂，恐怕难保住了。”

重拳砸在墙上的一声闷响后。

陆承烬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是不是给你们医院投资太多钱了？”

“连我和我爱人的孩子都保不住，你们到底有什么用？”

“要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们了吧？”

监护室的门缓缓打开。

全麻醉结束，我的意识也渐渐复苏。

陆承烬快步走了进来，头发凌乱，眼底也都是黑青。

“昭宁，还疼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怀孕了，竟然逼你做那种事！”

“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

我缓缓叹气眼皮，虚弱地问。

“不用了。”

“陆总给我的高价表演费，可以养我和孩子一辈子了。”

留置针扎得手麻木了。

陆承烬帮我松了松手指，却又被我抽开闪避了。

他神色僵硬了一下。

“昭宁，别说气话。”

“我承认，从前是觉得许安然是一起长大的妹妹，凡事都偏心了她。”

“可我刚刚送你来医院的路上才知道，如果真的失去你，我会有多痛苦，多无助。”

“孩子一定可以保下来，我也会娶你进门，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此生挚爱的夫人。”

此生挚爱......

再信这种毫无价值的承诺，只会把自己反复推进深渊罢了。

我顿了顿。

干涩的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声音。

“陆总，你的喜欢不值钱。”

“我没有几条命可以陪你们这群富公子玩，我还要照顾我弟弟。”

陆承烬温柔地替我梳理额前的碎发。

他笑着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次从英国带了特效药回来。”

“我会帮你好好照顾弟弟，你就舒舒服服在家当陆夫人，什么事吩咐王妈去做就好了。”

那个说我好吃懒做的人是他。

允许我无所事事，在家安逸的人也是他。

这段关系里，我从来就不是能够主动掌控命运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平静地直视陆承烬。

“陆总，您是可以随时让我大着肚子下厨的人。”

“我只想拿回我本该有的钱，您是太子爷，向来说一不二，不会赖账吧？”

陆承烬有些着急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我会一直给你提供特效药。”

“你不想救你弟弟了吗？”

我苦笑了一下。

“你和许安然在客厅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药是假的。”

话音刚落。

病床前的男人眼神一凛。

7.

万万没想到。

那个药其实是真的。

我在学术论坛上，和国外的专家取得联系。

他们给我发来证明函件。

“苏女士，这款药很抢手。”

“刚研发出来后，陆先生就点天灯拍下来了。”

“这三年，也是靠他耗资几百万美金，才助力了渐冻症医药研究中心存活下来。”

“看得出来，他似乎很关心你弟弟的病情。”

我关上电脑。

心情五味杂陈，说不上欣慰，也说不出难过。

或许，如果是许安然的弟弟生了重病，他也会竭尽全力的治疗。

他对我从来就无偏爱可言。

可我好像没有力气再去计较这些了。

无论怎样都无法忘却那天傍晚，几个人逼着我转呼啦圈，拿钱羞辱我的疼痛。

正出神，陆承烬白皙温热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昭宁，又在胡思乱想？”

“上次我和你解释过了，是我为了哄许安然开心，才骗她说是假药。”

“既然你都查证过了，就不要赌气了，好不好？”

“走，我带你去看看孩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

任由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抱上轮椅。

轮椅很新，是德国工匠根据我的身高体重和伤情，综合定制的。

旁边的护士一边查房，一边笑着说。

“苏小姐，真羡慕你。”

“就连轮椅的花色，都是陆总亲自把关，五十万一把的轮椅不满意，说扔就扔了。”

“孩子就不用说了，陆总爱得要命，营养液和支架那些器械，已经花了几百万购入了。”

“那些伤基本上都修复好了，你放心。”

我抬头。

只见陆承烬柔情满满地盯着保护舱内的孩子。

他俯下身，轻声说道。

“昭宁，给她取个名吧。”

“就叫真心怎么样？她是我和你的爱情结晶，是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我没忍住心里的反感。

眉头还是微微地蹙了起来。

“不要。”

“真心是最不要紧的。”

“为了真心活着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失去真心受到伤害。”

“先取个小名，叫小花吧。”

陆承烬点点头。

“好。”

“我都听你的。”

“你好好养病，孩子和你弟弟我都会照顾好。”

“有我在，你放心。”

再次望向他时，整个人已经有些憔悴。

身上矜贵稳重更添了几分。

我还不能任性到不管孩子和弟弟，就强行提分手。

所以只能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回应道。

“好。”

“你不要太累了。”

陆承烬薄唇微抿，笑了。

“昭宁，你是在关心我？”

“我......我好高兴，等下周，我们就举办婚礼，好不好？”

“你放心，我只会叫上你的好朋友，许安然和顾山他们我已经断交了，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眼前！”

不知怎的。

一提到婚礼，我就有些惴惴不安。

可终究还是点点头。

“好。”

8.

三天后。

轮椅被放在角落，我也能够勉强起身走动。

只是腰腹还有些旧伤疼痛，时刻在提醒我之前糟了多大的罪，才让陆承烬对我挤出看似慷慨的温情。

陆陆续续来了一批又一批送婚纱的人。

鱼尾裙，a字裙，还有各种蓬蓬裙，都是顶级设计师根据我的尺寸做的。

不免挑得有些眼花缭乱。

等到第四天下午，我打电话给陆承烬，说，“没必要再浪费钱了。”

“随便一件合身的就可以了。”

“开销都留给孩子，她多一件公主裙比什么都好。”

电话那头，陆承烬抑制不住地笑。

“我的好昭宁，还是这么贤惠。”

“娶到你，是我陆承烬的福气，是陆家祖坟冒青烟。”

“既然老婆大人开口了，我就取消等会的婚纱送货上门，你安心陪陪孩子。”

“等我开完会，立刻回去陪你。”

挂断电话。

我松了口气，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免菌舱。

看到里面安然熟睡的孩子。

心情也好了一点。

“小花，快快长大。”

“长大了，妈妈就给你买好多裙子，好不好？”

“你生来就是享福的，和妈妈不一样，不用再去垃圾站捡大人的衣服穿啦。”

“你舅舅也会教你算数，想不想学？”

正自言自语中。

身后的护士拍了拍我。

“苏小姐，门口有来找您试婚纱的设计师。”

“说是衣服需要当场试穿，让我们都回避一下。”

“如果不想的话，我帮您回绝掉。”

我缓缓起身，有些疑惑。

想了想，兴许是设计师那边还没收到消息。

“好。”

“我试穿一下，你在外边等我吧。”

设计师带着渔夫帽，脸上还带着口罩，局促不安地走进来了。

出于对工作的同情。

我皱着眉，轻声安慰道。

“别紧张。”

“无论设计得怎样，我都会统一跟陆总说不错，不会为难你的。”

“如果你想要小费，我也可以额外帮你夸一下作品。”

可设计师仍是低着头不说话。

她的目光隐隐地转向了橱窗的孩子，将礼服递给了我。

就在双手接替的瞬间。

对面的袖口里露出了半截匕首！

9.

礼服砸在地上。

我刚想呼救，匕首就迅速逼近了咽喉。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谈，陆承烬不会亏待你。”

“可你要是敢伤害我和孩子，他的手段是出了名的狠，到时候你求饶都没用！”

设计师摘下口罩。

“被绑架的话术倒还挺熟练的。”

“才没到半个月，你这个乞丐就会阔太太说话了？ ”

“看来你的勾引手段倒还挺高明的，阿烬还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抢了别的东西，你要怎么还？”

口罩摘了下来。

露出许安然精致扭曲的脸。

我余光扫向锋利的匕首，又扭头向正在酣睡的孩子看去。

“你喜欢陆承烬，我就让给你。”

“和你骂得一样，我就是一个穷酸鬼，只爱钱。”

“钱够了，我会带着孩子和弟弟一起离开。”

“你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毁了我，你就没办法得到他了。”

许安然咧开红唇

喉咙里发出瘆人的笑。

“是吗？”

“可只要你在，阿烬就不会全心全意对我。”

“更何况你现在生了这个杂种，他更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对我好了！”

“你知不知道，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在草稿纸上写下要娶我了，如今新娘却变成了你！”

语气越发激动。

匕首也不断在空中飞舞，好几次划到了玻璃，发出“刺啦”的声响。

惊得孩子哇哇大哭。

我紧张得全身冒冷汗。

“那你想怎么样？”

“他喜欢我，又不是我逼他的！”

“是因为你之前一直钓着他，一会说丁克，一会要柏拉图，才拖了这么多年！”

许安然高扬起手。

她猛地扇了我一耳光，又拿匕首不断刺向玻璃。

“你也配对我置喙？”

“我今天过了，就没打算让你和杂种活着出去！”

“住手！”

我拼命拽住她的裙子。

可她只轻轻分了一点力气，就把我重新推倒在地上。

肋骨间的绞痛像洪水般席卷而来。

本来重度受损的内脏，更是刺疼得不行。

我强忍着疼痛，竭尽全力扯住她的脚踝，却再次被高跟鞋猛地踩住。

瞬间，手的筋脉便被悉数磨断。

我哭喊着。

“求求你，别动我的孩子。”

“她是无辜的啊，好不容易才活过来，不能再遭罪了啊！”

可匕首已经捅破了玻璃。

碎渣子纷纷掉落，孩子被扎得满脸是血。

许安然得意地笑了。

“放心。”

“等你孩子死了，我自然会送你去和她团圆！”

话音刚落。

匕首再次高高举起，朝着襁褓刺下。

一个熟悉的身影掠过，重重地挡在了孩子的身上。

“弟弟！”

我失声尖叫。

弟弟的病号服瞬间染满了鲜血。

他痛苦地喘息，只是颤声说道，“姐姐，快点喊姐夫来。”

“我保护孩子，不会让她受伤。”

许安然眉头紧皱，迅速将匕首拔了出来。

“滚开！”

“否则你也别想活了！”

见我弟弟怎么都要护着孩子。

她恼疯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往他身上拼命刺去。

我也发疯似的爬起来。

双手握着匕首，不许她再动刀。

直到手掌被硬生生割开一半。

我疼得意识不清，还凭本能站在原地，护着弟弟和孩子。

就当我要晕过去时，陆承烬终于来了。

10.

他冲过来，帮我抢过了刀。

“昭宁！”

“你醒醒，不要吓我！”

“来人！快点救救昭希和孩子！”

几个医护人员接到报警铃，接踵而至。

他们分批次将孩子和弟弟运到抢救室，立刻讨论起抢救方案。

见大势已去。

许安然惊慌失措地后退了几步。

“阿烬，你怎么来了？”

“我……我只是想解决问题，这个贱人怎么可以当陆家夫人？”

“你说过要去母留子，娶我进门的，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连微信都把我拉黑了？”

陆承烬猩红着眼，狠狠地拽着她的胳膊。

“许安然，你算什么东西？”

“如果我那天不那样说，许家怎么可能愿意给我上亿资产？”

“这些年，你点了不少男模吧？流产到子宫内壁薄弱，无法要孩子才选择丁克，当我不知道？”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看在许家的颜面！”

许安然错愕地盯着他。

她红了眼眶，泪水不停地打转。

“不是这样的……”

“阿烬，你听我解释，我喝多了，一时被蒙了心，所以才会放纵自己。”

“你怎么能生我的气，错的是那些男人勾引我，该找他们去算账！”

抢救室的警铃刺耳的响起。

陆承烬捏起她的下巴，一字一句地说。

“给我滚！”

“如果你害死了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人，我要你的命！”

许安然依旧没回过神。

她揉掉眼角的泪，仍是不甘心地扑到陆承烬的怀里。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们从初中就在一起了，怎么可以说散就散？”

“那天我之所以喝酒乱性，是因为我发现你给那个贱人的直播刷了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你用那种眼神看过人。”

“我嫉妒得快疯了，所以才会想着去找别的男人，这样幼稚地报复你！”

无论她说得多么动情。

陆承烬没睁眼看过她，而是陪护在我的床前，忧虑地凝视着我。

好一阵纠缠告白后，他终于烦了。

“管你喜欢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爱的人只有苏昭宁，没她我活不下去！”

“趁我现在忙着照顾他们，你立刻给我滚蛋，别逼我叫人把你拖出去！”

下一秒，门外突然传来惊呼。

“陆总，不好了！”

“两位患者都出现心脏骤停了！”

11.

弟弟和孩子都没能保住。

得知消息，我反复晕倒了好几次。

陆承烬没有去过公司，几亿的合作也不谈，就在病房里守着我。

助理给我送饭的时候，不经意地提到了许家的情况。

“出了这种事，许家已经打算送许安然出国，再让出50%的股权赔罪。”

“陆总您拦了好几次，就算能拦得到一时，也不能确定她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出海离国。”

“陆氏和许氏一直以来捆绑了很多利益，您确定要动许安然吗？”

陆承烬没有回应。

余光扫去，他高大健硕的身躯憔悴得有些佝偻。

双眸里的情感很复杂。

有愧疚，有失落，更多的是杀意。

第十次昏倒的时候，陆承烬心疼地吻着我的指尖，轻轻给我擦掉眼泪。

“昭宁，会好起来的。”

“我说过，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等我回来。”

我仍是什么都没有说。

脑海里都是我和弟弟相依为命的二十多年。

雪花飘进出租房里的被褥，弟弟没力气站起身，哭着说自己没用，连房顶都修不好。

他得病后，唯一一次能站起身，就是那天抻着轮椅路过时，听见病房的吵闹声，冲过来给我的孩子挡刀。

我好恨。

恨我们明明什么都没错，偏偏因为贫穷，葬送了太多的东西。

是贫穷让我出卖了自己的尊严。

是贫穷逼我坠入了这段和陆家的纠葛之中，错爱上了陆承烬。

眼前的陆承烬推开房门。

他恋恋不舍地望了我最后一眼，仿佛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低下头，避开了他的视线。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有源源不断的礼物送货上门，还和以前一样是高奢包包。

不一样的是，每一款都多了正版认定书，不用再担心收到假货了。

我都扔在了角落，等着收垃圾的阿姨拿走。

有时也会来几个心理医生上门咨询，给我做精神分析治疗。

我也委婉推拒了。

不想让任何人再走进我的心里。

再过了一周，助理突然跑过来告诉我，陆承烬和许安然订婚了。

就在今天，要开直播让全江城的人送上祝福。

我隐隐有些不安。

打开手机，果然热榜第一就是“陆许联姻，百年好合。”

直播场地是陆家别墅，布置得很高调奢华，很多元素都是神话里的辣椒。

大概是许安然刻意为之，向我高调示威。

她站在主场台，一脸幸福。

“我和阿烬认识十年，从校园走到现在。”

“中间有些不识相的人，过来干扰过我们的感情，可还是被阿烬解决了。”

“我就知道，我才是他坚定的选择！”

“阿烬，你说呢？”

陆承烬眼眸一暗。

他冷声开口。

“当然不是了，蠢货。”

“像你这种脑袋空空的大小姐，也配和昭宁比？”

“我不和你订婚，怎么阻止你这个罪人出国？”

“警察就在门外，可我要做的，不是让你伏法，而是让你去死！”

西装裤口袋骤然出现一把蝴蝶刀。

没等许安然反应过来，陆承烬就狠狠地将刀刺进了她的心窝。

“昭宁，你看见了吗？”

“我给你报仇了，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等我回去，我还能好好补偿你，用一辈子对你好！”

满地鲜血。

许安然疼得蜷缩在地上。

她红着眼看着陆承烬，从心窝里硬生生抽出刀，全力刺向他。

现场混乱不堪。

我呼吸控制不住地剧烈起伏。

亲眼看到他死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释然。

助理及时给我递交了遗产协议。

所有的财产继承人和保险受益人都是我的名字，变更时期是在三年前，他第一次吻我的那一晚。

拿到财产后，我第一时间就捐赠给了渐冻症研究中心，还有早产儿互助的公益组织。

做完这些后，我出了国，离开了江城。

在海边的悬崖上，我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在边缘处徘徊。

正想纵身一跃时，似乎又听见了弟弟说，“姐姐，阳光真好，我动不了了，你替我出去转转吧。”

我错愕地抬头。

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破开，慷慨地洒在身上。

是啊，今天是个好天气。

我要好好活下去。

(完)